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三十七回 戴守備射書報信 岳員外開閣延賓

且說這來的乃是於潛縣的獵戶，奉縣諭尋山捉獸，從西山口進來。二人著了忙，顧不的攜屍入潤，曹爺把公子抱起，跑到山神廟前，駝在馬上，解開偏韁，操住嚼環，如飛似箭，跑出東山口去了。這起獵戶進山看見了三人的屍首與刑具公文，不敢陰瞞。急回了於潛縣尹。縣尹見封皮上是仁和縣詳府的公文，不便開看，遂親帶伴作人等至五松山驗了屍首，俱係刀傷，遂作文一角，連著原文，命差人急急送至仁和縣。談知縣見了大驚失色，忙與押司侯二商議，傳諭苦主領屍埋葬；一面派了二三十名捕快分頭察拿。又出了一張告示，曉諭軍民人等，隱匿窩藏逃犯兇手者，依例同罪；有能捕者，官給賞銀一百兩，遠近州城府縣，俱各黏貼。這張告示一出，就出一個貪財之徒，姓胡行八，是個遊手好閒之輩，就在本城居住，那日在街前閒遊，那蒼頭陳良與曹爺說的話，他站在一旁，全然聽見。後見曹爺飛馬而去，他那心中也就猜了個八九。後來見了這張告示，思量要發邪財，遂走至吏房，把那日所見之事，告訴了侯二一遍。侯二說：「不錯，我也疑惑在這裡。那寇雲龍一個軟弱書生，怎能殺那三四個人？這事不用說了，一定是他。待我領你去見老爺，果然是真，一定有賞。」遂進內稟了知縣。知縣聽了個曹舉人的字兒，腦袋就疼起來了，說：「他那等武藝，誰敢去拿他？倘若拿假了他怎肯依我？」侯二、胡八一起說道：「已訪真實，只管去拿，管保不假。」知縣躊躇一回，想了個主意，命人把守備戴世杰請來。求他幫助擒拿。又道：「治弟這裡也派二十名精壯都頭捕快，隨寅兄同去便了。」戴守備不好推托，只得應允，作別回署。

原來戴老爺與曹文豹二人義氣相投，十分莫逆。當下坐在書房，正無主意，只見家丁來稟：「今有衙中禁子水清說有機密事求見老爺。」戴老爺聞言，心中納悶，不知他有何話，遂吩咐喚他進來。家丁出去喚水清進房，叩了頭，站在一邊。戴老爺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水清東瞧西看說：「乞老爺屏退閒人，小人方敢開言。」戴老爺手一擺，左右一起退下。

戴公復又開言問：「你來見我有何言？」水清有話把爺叫：「小人是閉氣心不平。我想雲龍寇公子，這場官司實在冤。縣主押司同受賄，小的深知就裡緣。原是他庶母槐氏刁又惡，終朝打罵那丫環。丫環自盡誣誘士，槐鬼勾串設連環。他也曾許我紋銀三十兩，暗害書生死在監。小人不取傷天理，人命之錢我不貪。知縣押司重定計，把人家空文押送五松山。曹舉人本是寇生忘形友，那個人心直義重是奇男。救良除惡真好漢，殺他三個理當然。小人昨朝聞此信，十分痛快感雲天。現世現報真急快，好叫那作惡之人心膽寒。不但小人心裡樂，老爺聽著也喜歡。聞聽說縣主求爺捉兇手，依我說老爺不必向貪官。叫他自己去拿去，他素來百樣方法會想錢。激出重大人命事，他又想借人鼎力把老爺煩。老爺你與他個撒手全不管，看他如何把案完。」這禁子虎氣昂昂紮八著手，戴老爺一聲斷喝振天關。

「你這膽大的奴才！我當有什麼機密正事，原來是一派的胡說！若不恕其初犯，一定重處！」喚手下人來，「將這奴才逐出去！」嚇的水禁子戰戰兢兢，沒命的好跑。戴老爺一見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可憐，暗暗點頭道：「這樣蠢笨愚夫，竟有這一腔天真本色。衣冠中人物反不及他許多矣！」

思思想想，天色將晚，縣主派了二十名都頭捕快，府門外伺候。戴老爺點了二十名排軍，吩咐等黃昏時捉拿。遂騎馬出來，說：「曹舉人英勇無敵，須要大家仔細。爾等各執兵器在此等候，我先到府外周圍看了個出入的路數，回來一同前去。」眾人齊說：「遵令。」老爺縱馬加鞭，不多一時，到了南街武惠王府外。只見府門緊閉，靜悄無聲。又轉至西邊牆下，看了看四面無人；遂拔箭搭弓，看準了苗頭，望裡面一撒，把一支雕翎射入宅中去了。勒馬回身而去。

這時候，曹文豹與寇雲龍已到家一日半夜了，安排公子密室藏身，忙忙打點行李路費，明日就要到雁門關躲禍去了。老院公陳良正彎著腰打掃院子，乒的一聲，一件東西掉在背上。蒼頭嚇了一跳，一直腰，溜在地下，伸手拾起，卻是一枝無頭箭，桿上面綁著一紙字帖。蒼頭料必有故，放下掃帚，忙忙走人密室。曹、寇二人正要點燈吃酒，見他忙步進房，一面說一面遞過箭桿。曹爺忙叫秉燭，接來一看，見那箭桿上刻著「俊三」二字，忙忙把字帖解下，一同觀看。上面並無稱呼，寫的：「五松山事犯，縣上仰某並力捉拿兇手，少時便到，作速躲避，字紙急急焚化，千萬，千萬！」看畢大驚失色，道：「只因小弟致累吾兄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曹爺說：「賢弟休怕，諒那幾個狗男女何足為怕？只是戴兄這片熱心，怎好與他衝鋒對壘？而且王法難違，只好急急躲避便了。」遂急急備了坐騎，搭上被套，伏侍公子上馬，吩咐蒼頭道：「他們少刻到來，你如此這般，回答便了。我這一去，歸期難定，剩你一人，難以過活，還恐生出干連，不如收拾收拾，投到柳黃村岳姑太太那裡等我便了。蒼頭答應，含淚一同出門。只見西邊隱隱微露燈光，曹爺拈著嚼環，人馬走動，似箭如飛，奔到東門，只見已掩了一扇城門。往外正走，門軍向前攔住說：「方才縣主老爺鈞諭下來，早閉四門，要拿什麼五松山逃犯兇手。快些回去，我要關門！」曹爺也不言語，伸手揪住門軍的衣領，望後一放，那門軍仰八叉躺在地下。曹爺把馬一帶，忽的一聲跑出城去。門軍掙扎了一回，扒將起來，怕耽干係，只得跑往衙門去稟。

此時戴老爺帶了排軍人等，早已到了曹府門外，將宅舍圍住，向前叫門。老蒼頭裡邊問是事，外邊答道：「有人出首你家人窩藏逃犯，戴老爺特來搜拿，快快開門，不然就要打進去了！」蒼頭道：「我家公子南海進香，尚未回來，那有此事？等我開門，請戴老爺搜檢便了。」說畢，將門開放。戴守備下馬，親帶從人，各處搜了一遍，並五個人影兒，知他已走，遂出門上馬。正要回衙，只見門軍自東跑來，跪在馬前，說：「小人方才閉門，一騎馬如飛而來，馬上一人，步下一人，十分慌張，天黑雖看不真切，那步下的身材形景大似曹舉人一樣。小人被他推倒，闖出城去。不敢不報。戴老爺聽畢，只得帶人出城追趕。到了東關，都頭人等問那鋪中的人，說果見二人一馬飛跑向東北去了。那些追捕人等俱是知縣吩咐過的，若要捉住曹生，每人賞銀十兩，所以人人奮勇，個個精神。」

如飛似箭朝前趕，貪賞圖財跑的急。戴公只得隨在後，虛張聲勢假催駒。文豹雖然多驍勇，徒步而行到底遲。離城跑有四五里，只聽後面喊聲急。二人舉目回頭看，但只見一片燈光在正西。看看不遠臨切近，倒把公子魂嚇稀。口內連連呼兄長：「這事如何了不得的！」曹爺回言說：「無礙，滿拼著一場大戰惡仇敵。除了恩兄戴守備，我叫他來人個個喪溝渠。賢弟下馬一旁躲，待我迎敵殺這廝。」公子說：兄長且慢休急躁，豈不知事不三思後悔遲。明殺官軍如造反，須想個煞尾收場怎麼局。」他二人一面跑著一面講，只急的鼻凹發角汗珠滴。猛然抬頭觀對面，見一帶白粉牆高在路西。靜悄無聲門半掩，這英雄喜上眉梢把話提：「趁此晝夜無人曉，且進園中躲一時。等他過去咱再走，天黑大料少人知。」公子無奈忙下馬，吊膽提心把步移。二人進去把門關好，曹爺樹上係龍駒。回身拉著寇公子，安排他躲在太湖石。才要上牆觀動靜，只聽的那邊隱隱語聲低。蓄微架後燈光露，過來一對女花枝。一直竟向公子走，把一個性烈英雄著了急。

兩個女子，一個提燈，後而跟隨，正望這邊走來，提燈女子一眼看見，叫聲：「哎呀，這是那裡的馬跑進來了！」後面女子一抬頭說：「那邊石上不是個人坐著麼？」文豹著忙，說聲不好，搶步回身，喇的一聲，龍駒出鞘，搶步向前。

眼望著女子臉上只一晃，低聲斷喝二紅妝：「不要高聲休害怕，且等在下講其詳。只因敝友遭冤極，被人謀害命將亡。不才捨死將他救，埋名隱姓走他鄉。風聲敗露人追趕，巧過尊宅在路傍。暫借貴地躲一躲，少時過去就不妨。不才日後身得地，雅意高情不敢忘。你要是聲張外面人知曉，休怪我無情把你傷。」這英雄圓睜虎目高揚劍，嚇的那提燈女子體篩糠。只見他後邊女子無雙意，悅色和容說：「不妨。人生誰保無急難，與人方便自家長。壯士只管觀動靜，令友何妨請進房。」說著就把公子讓，曹爺一見喜非常。連忙收劍將躬打：「恕某家拙言衝撞理不當，少時登堂容拜謝。」這英雄語罷將軀縱上房。

曹爺一縱上了花亭，伏在上面。望外觀看那追趕的官兵。

那女子提燈導引，請公子進房小歇。公子此時如在夢中，忽忽悠悠，也辨不出東南西北，跟著他曲曲走至一所房內。只見十分

潔淨清幽，桌案上高燒銀燭，寶鼎內焚著好香。公子打躬稱謝，女子還禮讓坐，命侍兒獻上茶來。

那女子燈下留神觀秀士，暗暗肚裡自尋思。越看公子多面善，就只是恍惚之中記不真。佳人思想時多會，認出是樓頭瞥見意中人。心頭小鹿忽一動，不好明言暗暗雲：「自那年窺奇士，使我相思直到今。我只說蘆花明月無消息，又誰知天巧奇逢找上門。但只是素不相識初見面，怎麼好突然開口論婚姻。他又在惶惶未定驚慌際，常言說交淺不言深。且自開談盤問話，探他的居址與深心。」佳人想畢開言問：「相公是貴姓高名那裡人?所因何事遭冤枉?情由領教講一巡。」公子見問心下想，未曾啟齒自沉吟。細看女子多良善，慷慨行為又爽神。實言大料無妨礙，何況他現有扶危救困心。公子想畢呼娘子：「提起我被害緣由最惱人。」這公子從頭至尾說一遍，通名道姓俱實雲。公子之言還未盡，只聽得隱隱悲聲入耳輪。內房步響簾櫳啟，走出一位女裙釵。叫聲：「哥哥苦死妹，今日重逢似夢魂。」這公子倉猝之間難辨認，驚疑不定細留神。見女子面如金紙烏雲亂，項下層層裹手巾。雲龍復又留神看，他這才認出是同胞共母人。

猛然見了，吃這驚不小。站起身來連忙問道：「妹妹何以至此?這到底是什麼所在?」小姐大慟，遂如此這般，哭訴一遍。公子如夢方覺，心中大怒，踢足恨道：「槐氏、鄒婆，這等可惡!有朝得地，此仇必報!」又與海棠施禮道：「愚兄妹何幸，蒙娘子屢施大德!此恩此義，沒齒難忘。」鬱氏連稱不敢。瓊花小姐向公於說道：「鬱姐姐久厭風塵，志欲從良，未得其人，小妹因感活命之恩，意圖永為姐妹，欲與吾兄定為次嫂。小妹前日也曾向鬱姐姐言及，今日天緣奇遇，小妹作柯，以定百年之好，未知兄長意下如何?」公子道：「鬱娘子是救兄妹活命恩人，怎敢如此屈尊?」海棠道：「相公是天上石麟，小姐乃云中白鶴，攜帶賤妾得脫煙花之苦，海棠異日得與夫人拂衾捧硯，便是出地獄而登天堂，乃是賤妾夢想不得之幸，安敢復有他辭?相公如不以青樓見棄，乞賜一物，留為日後相逢之驗。妾身自此斬釘截鐵，以候好音便了。」公子見他言出激烈，不再推辭，慨然應允，遂把暖玉香圓取出，贈與海棠為定。鬱氏接來，如珍似寶，佩在身邊。因取香圓，看見金丹，遂取一粒與小姐敷上，登時痊可。海棠見十分靈效，也要了一粒收藏備用。

說話間，曹爺找將進來，一面說：「我伏在亭上見那些狗男女到了牆外，只要進來搜檢，多虧戴兄不叫驚動居民，只帶他們向北趕了一回，方才回走過去了。」說著又向海棠致謝。那瓊花小姐因感救兄之恩，不曾迴避，向前萬福道謝。曹爺一見，怔了一回，還禮問道：「此是何人?」公子說：「此是瓊花妹妹。」曹爺驚喜非常，問起情由，方知被槐氏、鄒婆所害。惱的他發恨連聲，道：「我若在城中的時候，必要去斬了這兩個惡婦方覺痛快。且喜這場風波已過，咱弟兄趁夜早走才好。」公子說：「兄長且慢，如今妹妹在此，終非了局，想個去處與他安身，咱去也好放心。」曹爺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有了，何不趁此黑夜，把妹妹送至柳黃村我母家中?姑父母老夫妻為人慈善，一定收留照管，俟弟日後得地，再去接請，有何不可?」公子聽畢，點頭稱善。

說道是：「弟還有句衷腸話，未諗吾兄可願情。咱弟兄這一避難邊關去，未知何日轉回程。舍妹笄年當待字，使小弟牽連魂夢不安心。弟欲將終身大事托兄長，喜將友義續親情。不必盟書與信物，一言為定永無更。」公子之言還未盡，海棠旁邊贊一聲：「相公所見真不錯，以親酬德理上通。杰士烈女成佳配，至美奇緣此夜逢。以必相照無他意，何用冰人係赤繩?就送小姐東村去，回來即便奔前程。從此後彼此守志等機會，單等雷鳴起臥龍。」心直性快曹文豹，並不推辭點首應。瓊花聽的言及此，粉頸低垂面已紅。鬱氏說：「事不宜遲速打點，樵樓已過鼓三更。」說罷忙把妝奩取，叫小姐梳頭攏髮把衣更。烏綾手帕將頭罩，穿一件軟絹夾衫糖夜風。曹爺外邊去看馬，杏花兒連忙點燈籠。公子含淚催著走，無奈的千金只得行。大家來至湖山後，寇小姐含悲拉住鬱蓮英。說：「小妹此去不大緊，王婆怎肯把姐姐容?」海棠回言說：「無礙，我自有的隨機應變把他蒙。即或洩露瞞不住，不過是一場惡鬧大撒風。不怕虔婆吃了我，人要橫心事可行。」小姐聞言心內慘，珠淚紛紛往下傾。海棠時下忙不住，攙扶小姐上烏籠。言不盡肝腸慟斷兄別妹，說不了義氣相投姑嫂情。送出後園將門閉，公子大慟轉房中。曹爺牽馬登途路，緊攢著嚼環手不鬆。虎步如飛催坐騎，龍駒走動快如風。可憐這深閨豔質千金秀，迷糊糊緊抱離鞍婉婉怕驚。又是發虛又是歎，又是含羞又慟情。柳黃村離城不遠三十里，到得門前未四更。聽了聽鴉雀無聲多寂靜，這豪傑連忙止步暫停停。

小姐下馬，在一旁背立。曹爺向前用鞭打門，剛叫了兩聲，聽得裡面一聲狗咬，引動那合村宿犬，齊聲亂吠，嚇的瓊花小姐不知所措。曹爺急攢起拳頭，向大門上如擂鼓的一般，一陣亂打，這才把看門的管家鬧醒。披衣起身，隔門問道：「三更半夜，是誰叫門?這樣大驚小怪!」英雄外面答話：「是我來了，快些開門!」管家聽准聲音，將門開放。曹爺帶馬，叫聲：「賢妹進來罷!」小姐只得移步。管家接馬關門，見了小姐，心中詫異，低低叫聲：「少爺，這位是誰呀?」曹爺說：「不必多問，快些去通稟。」管家遂至二門外，叫起了內宅的女僕，隔門說了備細。女僕到上房窗下叫醒丫鬟，請起老爺、夫人。

且說這位老爺姓岳名濂，字澄波。乃長勝將軍花刀岳勝之後，自幼文武雙優，作了一任知府，年已五旬，告病回鄉。膝下一位公子，年方十一二歲。老爺耕桑度日，教子讀書，以樂天年。這夜聽得女僕之言，老夫妻十分驚異，連忙起身。曹夫人怒罵道：「這個畜生，日日闖禍，不知弄出什麼是非來了，帶個女子前來，必非好事，快些與我攆出去!狠不用他來見我!」岳老爺連忙說道：「夫人不可，他素來雖然好勇，生性正直，好義輕財，心高志大，斷不能作非禮之事。少時便知分曉。」遂吩咐：「快些請他進來。」家人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曹爺、小姐同進房中。曹爺與姑父、姑母請安施禮，小姐深深萬福。岳老爺還禮讓坐，夫人含嗔不語。曹爺不等人問，便拱手說道：「二位大人在上，小姪今夜之來，未免唐突。但事在危急，不得不投至親為靠。」遂將寇雲龍、瓊花女遇難之事，細述了一遍。「不避冒瀆，趁夜來投，惟望姑父、姑母二位大人收留是幸。」老夫妻聽得此言，驚喜非常，連忙站起，一齊與小姐見禮道：「原來是翰林千金，臨難不屈，殺身全節，令人可敬。方才多有得罪，乞恕，乞恕!」小姐還禮，口稱：「慚愧，難女不幸遭此橫禍，無故驚擾，取罪不小。二位大人若不棄嫌，難女願拜膝下，少盡子女之勞，以報收養之德。未知二位大人尊意可否?」老爺、夫人心中大喜，一齊說道：「我們無個女兒，正有此意。承小姐不棄，我們就要討大了。」小姐當下行了四雙八拜，認了父母。老夫妻甚喜，遂命眾丫鬟童僕都來叩見小姐。只見一個小安童滿眼垂淚，叫聲：「小姐，小人今日夢想不得見姑娘之面。」又與文豹叩頭道：「多謝曹爺搭救我家相公，小人粉身碎骨，亦難答報!」原來這就是書童進喜。那日被岳老爺買來，與公子伴讀，不料今日會著小姐。當下大家歎異不已。